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三百八十四至八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龔煇遠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八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再生十

周子恭　李及　阿六

崔君　劉溉　朱同

部澄　王勲　蘇履霜

景生　許琛

周子恭

唐天后朝地官郎中周子恭忽然暴亡見大帝於殿上坐裴子儀侍立子恭拜問為誰曰周子恭追到帝曰我喚許子儒何為錯將子恭來即放去子恭蘇問家中曰許侍郎好在否時子儒為天官侍郎已病其夜卒則天聞之馳驛向并州問裴子儀子儀時為判官無恙出朝野僉載

李及

李及者性好飲酒未嘗餘瀝所居在京積善里微疾暴卒通身已冷唯心微暖或時屍語狀若詞訴家人以此

日夜候其活積七八日方蘇自云初有鬼使追他人其
家房中先有女鬼以及飲酒不澆漓乃引鬼使追及及
知錯追已故屢屍語也其鬼大怒持及不捨行三十餘
里至三門狀若城府領及見官官問不追李及何忽將
來及又極理稱枉官怒撻使者二十令送及還使者送
及出門不復相領及經停曹司十日許見牛車百餘具
因問吏此是何適答曰祿山反殺百姓不可勝數今日
車般死案耳時祿山尚未反及言祿山不反何得爾為

吏云尋當即反又見數百人皆理死按甚急及尋途自還久之至舍家人當門不得入因往南曲婦家將息其婦若有所感悉持及衣服玩具等中路招之及乃隨還見屍卧在床力前便活耳出廣異記

阿六

饒州龍興寺奴名阿六寶應中死隨例見王地下所由云汝命未盡放還出門逢素相善胡其胡在生以賣餅為業亦於地下賣餅見阿六忻喜因問家人并求寄書

久之持一書謂阿六曰無可相贈幸而達之言畢推落坑中乃活家中於手中得胡書讀云語地下常受諸罪不得託生可為造經相救詞甚悽切其家見書造諸功德奴夢胡云勞為送書得免諸苦今已託生人間故來奉謝亦可為謝妻子言訖而去出廣異記

崔君

故崔寧鎮蜀時犍為守清河崔君既以啟尹真人函事具靈仙篇也是夕崔君為冥司所召其冥官即故相呂諲也與

崔君友善相見悲泣已而謂崔曰尹真人有石函在貴郡何為輒開今奉上帝命召君按驗將如之何崔謝曰昏俗聾瞽不識神仙事故輒開真人之函罪誠重然以三宥之典其不識不知者俱得原赦儻公寛之庶獲自新耳謓曰帝命至嚴地府畢屑何敢違乎即招按掾出崔君籍有頃按掾至白曰崔君餘位五任餘壽十五年今上帝有命折壽十三年盡奪其官崔又謝曰與公平生為友今日之罪誠自已招然故人豈不能宥之謓曰

折壽削官則固不可逃然可以為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廩祿用副吾子之託崔又載拜謝言粗畢忽有雲氣藹然紅光自空而下諲及庭掾僕吏俱驚懼而起曰天符下遂揖崔於一室中崔即於隙間潛視之見諲具巾笏率庭掾分立於庭咸俛而拱雲中有一人紫衣金魚執一幅書宣道帝命如是諲及庭掾再拜受書使駕雲而上頃之遂沒諲命崔君出坐啟天符視之且歎且泣謂崔曰子識元三乎元相國弟三名載也崔曰乃布衣之舊耳諲

曰血屬無類吁可悲夫其雖與元三為友至是亦無能拯之徒積悲歎詞已又泣既而命一吏送崔君歸再拜而出與使者俱行入郡城廨中已身卧於榻妻孥輩哭而環之使者引崔俯於榻魂與身翕然而合遂寤其家云卒三日矣本郡以白廉使崔即治裝盡室往蜀具告於寧寧遂署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萬時元載方執國政寧與載善書遺甚多聞崔之言懼其連坐因命親吏齎五百金賂載左右盡購得其書百餘幅皆焚之後月

餘元載籍沒又二年崔亦終矣出宣室志

劉溉

彭城劉溉者貞元中為韓城令卒於官家甚貧因寄韓城佛寺中歲未半其縣丞竇亦卒三日而寤初竇生晝寢夢一吏導而西去經高原大澤數百里抵一城既入門導吏亡去生懼甚即出城門門有衛卒舉劒而列竇生訊之衛卒舉劒南指曰由此走生道耳竇始知身死背汗而斛慄即南去雖殆不敢息俄見十餘人立道左

有一人呼竇生挐其手以泣熟視之乃劉溉曰吾子何為而來竇具以告曰我自與足下别若委身於陷穽中念平生時安可得因涕泣竇即訊冥途事溉泣不語久之又曰我妻子安在得無恙乎竇曰賢子僑居韓城佛寺中將半歲矣溉曰子今去為我問訊我以窮泉困辱邈不可脫每念妻孥若刖而不忘步幽顯之恨何可盡道哉將别謂竇曰我有詩贈君曰冥路杳杳人不知不用若說使人悲喜得逢君傳家信後會茫茫何處期已而

又泣賚遂告別未十餘里聞擊鐘聲極震響因悸而寤賚即師錫從祖兄其甥崔氏子常以事語於人出宣室志

朱同

朱同者年十五時其父為廮陶令暇日出門忽見素所識里正二人云判官令追倉卒隨去出廮陶城行可五十里見十餘人臨河飲酒二里正並入匡坐立同於後同大忿怒罵云何物里正敢作如此事里正云郎君已死何故猶作生時氣色同悲淚久之俄而坐者散去同

復隨行行至一城城門尚閉不得入里正又與十餘輩共食雖命同坐而不得食須臾城開内判官出里正拜謁道左以狀引同過判官判官問里正引同入城立衙門尚盤桓未有所適忽聞傳語云主簿退食尋有一青衫人從門中出曳履徐行從者數四其人見同識之因問朱家郎君何得至此同初不識無以叙展主簿云曽與賢尊連官情好甚篤遂領同至判官與極言相救久之判官云此兒算亦未盡當相為放去乃令向前二里正送

還同拜辭欲出主簿又喚書其臂作主簿名以印印之誠云若被拘留當以示之同既出城忽見其祖父奴下馬再拜云翁知郎君得還故令將馬送至宅同便上馬可行五十里至一店奴及里正請同下馬從店中過店中悉是大鑊煮人人熟乃將出几上裁割賣之如是數十按交關者甚衆其人見同各欲烹煮同以臂印示之得免前出店門復見里正奴馬等行五十里又至店累度二店店中皆持叉竿弓矢欲來殺同以臂印示之得

全久之方至廮陶城外里正令同下馬云逺路疲極不復更能入城兼求還書與主簿云送至宅訖同依其言與書畢各拜辭去同還獨行入城未得至宅從孔子廟堂前過因入廨歇見堂前西樹下有人自縊心並不懼怯出史傳

郜澄

郜澄者京兆武功人也嘗因選集至東都騎驢行槐樹下見一老母云善相手求澄手相澄初甚惡之母云彼

此俱閉何惜來相澄坐驢上以手授之母看畢謂澄曰
君安所居道里遠近宜速還家不出十日必死澄聞甚
懼求其料理母云施食糧獄或得福助不然必不免澄
竟如言市食糧獄事畢往見母令速還澄自爾便還至
武功一日許旣無疾意甚懼然因脫衫出門忽見十數
人拜迎道左澄問所以云是神山百姓聞公得縣令故
來迎候澄曰我不選何得此官須臾有策馬來者有持
綠衫來者不得已著衫乘馬隨之而去行之十里有碧

衫吏下馬趨澄拜問之答曰身任慈州博士聞公新除長史故此遠迎因與所乘馬載澄自乘小驢隨去行二十里所博士奪澄馬澄問何故相迎今復無禮博士笑曰汝是新死鬼官家捉汝何得有官乎其徒因負澄過水水西有甲第一所狀如官府問牓云中丞理冤屈院澄乃大叫冤屈中丞遣問有何屈答云澄算未盡又不奉符枉被鬼拘録中丞問有狀否澄曰倉卒被拘實未有狀中丞與澄紙令作狀狀後判檢旁有一人將檢入

内中丞後舉一手求五百千澄遥許之檢云枉被追録算實未盡中丞判放又令檢人領過大夫通判至廳見一佛廩小胡頭冠氊帽著麖靴在廳上打葉錢令通云中丞親人令放却還生胡兒持案入大夫依判遂出復至王所通判守門者就澄求錢領人大怒曰此是中丞親眷小鬼何敢求錢還報中丞中丞令送出外澄不知所適徘徊衢路忽見故妹夫裴氏将千餘人西山打賊驚喜問澄何得至此澄具言之裴云若不相值幾成閑

鬼三五百年不得變轉何其痛哉時府門有賃驢者裴
呼小兒驢令送大郎至舍自出二十五千錢與之澄得還
家心甚喜悅行五六里驢弱行不進日勢又晚澄恐不
達小兒在後有餘步唱歌澄大呼之小兒走至以杖擊
驢驚澄墮地因爾遂活出廣異記

王勲

華州進士王勲嘗與其徒趙望舒等入華岳廟入第三
女座悅其倩巧而蠱之即時便死望舒惶懼呼神巫持

酒饌於神前鼓舞久之方生怒望舒曰我自在彼無苦何令神巫彈琵琶呼我為衆人笑而問之云女初藏已於車中適繾綣被望舒彈琵琶告王令一黄門搜諸婢車中次諸女既不得已被摧落地因爾遂活矣出廣異記

蘇履霜

太原節度馬侍中燧小將蘇履霜者頃事前節度使鮑防從行營日并将伐回紇時防臨陣指一旗劉明遠以不進鋒命履霜斬之履霜受命然數日明遠遽進得脱

喪元之禍後十餘年卒履霜亦遊於冥間見明遠乃謂履霜曰曩日蒙君以生成之故無因酬德今日當展素願遂指一路路多榛棘云但趨此途必過舍利王王平生曾為侍中之部將也見而訴之必獲免告之命去履霜遂行一二十里間果逢舍利王弋獵舍利素識履霜驚問曰何因至此荅曰為冥司所名乃曰公不合來宜速反遂命判官王鳳翔令早放迴兼附信耳謂履霜曰為余告侍中自此二年當罷節一年之內先須去入赴

朝廷郎君早棄人世慎勿泄之鳳翔檢籍放歸至一闗門逢平生飲酒之友數人謂履霜曰公獨行歸余曹企慕所不及也生五六日遂造鳳翔鳳翔逆已知之問云舍利何詞曰有之不令告他人也鳳翔曰余亦知之汝且歸余候隙當白侍中旬日遂與履霜白之侍中召履霜請之履霜亦具所見鳳翔陳告後所驗一如履霜所言蓋鳳翔生自司冥局隱而莫有知之者因履霜還生而洩也出玄怪録

景生

景生者河中猗氏人也素精於經籍授胄子數十人歲暮將歸途中偶逢故相呂諲以舊相識遂以後乘載之而去羣胄子乃散報景生之家而景生到家身已卒訖數日乃蘇云冥中見黄門侍郎嚴武朔方節度張或然景生善周易早歲兼與呂相講授未終秩遇呂相薨乃命景生請終餘秩時嚴張俱為左右臺郎顧呂而怒曰景生未合來固非冥間之所勾留奈何私欲而有所害共

請放迴呂遂然之張尚書乃引景生屬兩男一名曾子一名夫子閏正月三日當起比屋妨曾子新婦為報立之令速罷當脱大禍及景蘇數日而後報其家屋已立其妻已亡矣又説曾子當終刺史夫子亦為刺史而不正拜後果如其言出玄怪録

許琛

王潛之鎮江陵也使院書手許琛因直宿二更後暴卒至五更又蘇謂其儕曰初見二人黄衫急呼出使院門因

被領去向北可行六七十里許荆棘榛莽之中微有徑路須臾至一所楔門高廣各三丈餘横楣上大字書標牓曰鵶鳴國二人即領琛入此門門内氣黯慘如人間黄昏已後兼無城壁屋宇唯有古槐萬萬株樹上羣鵶鳴噪咫尺不聞人聲如此又行四五十里許方過其處又領到一城壁曹署衙門極偉亦甚嚴肅二人即領過曰追得取烏人到廳上有一紫衣官人據案而坐問琛曰爾解取鵶否琛即訴曰某父兄子弟少小皆在使院

執行文案實不業取鴉官人即怒因謂二領者曰何得
亂次追人吏良久惶懼伏罪曰實是誤官人顧琛曰即
放却還去又於官人所坐牀榻之東復有一紫衣人身
長大黑色以綿包頭似有所傷者西向坐大繩牀顧見
琛訖遂謂當案官人曰要共此人路語即近副堦立呼
琛曰爾豈不即歸耶見王僕射為我云武相公傳語僕
射深愧每惠錢物然皆碎惡不堪行用今此有事切要
五萬張紙錢望求好紙燒之燒時勿令人觸至此即完

全矣且與僕射不久相見言訖琛唱喏走出門外復見二使者却領迴云我誤追你來幾不得脫然君喜當取別路歸也琛問曰所捕鴉鳴國用遮數百里其間日月所不及終日昏暗常以鴉鳴知晝夜是雖禽鳥亦有謫罰其陽道限滿者即捕來以備此中鳴噪耳又問曰鴉鳴國空地奚為二人曰人死則有鬼鬼復有死若無此地何以處之初琛死也已聞於潛既蘇復報之潛問其故琛所見即具陳白潛聞之甚惡即相見之說然問其

形狀真武相也潛與武相素善累官皆武相所拔用所以常於月晦歲暮焚紙錢以報之由是以琛言可驗遂市藤紙十萬張以如其請琛之鄰而姓許名琛者即此夕五更暴卒焉時元和二年四月至三年正月王僕射亡矣（出河東記下）

太平廣記卷三百八十四

太平廣記卷三百八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再生十一

崔紹　　辛察　　僧彦先

陳龜範

崔紹

崔紹者博陵王元暐曾孫其大父武嘗從事於桂林其父直元和初亦從事於南海常假郡符於端州直處官

清苦不蓄羨財給家之外悉拯親故在郡歲餘因得風疾退卧客舍伏枕累年居素貧無何寢疾復久身謝之日家徒索然繇是眷屬輩不克北歸紹遂孜孜履善不墮素業南越㑹府有攝官承乏之利濟淪落羇滯衣冠紹迫於凍餒常屈至於此賈繼宗外表兄夏侯氏之子則紹之子壻因縁還往頗熟其家太和六年賈繼宗自瓊州招討使改換康州牧因舉請紹為掾屬康之附郭縣曰端谿端谿假尉隴西李或則前大理評事景休之

猶子絡與彧錫類之情素頗友洽崔李之居復隅落相
近彧之家畜一女猫常往來絡家捕鼠南土風俗惡他
舍之猫産子其家以為大不祥彧之猫産二子於絡家
絡甚惡之因命家童縶三猫於筐篋加之以石復以繩
固筐口投之於江是後不累月絡丁所出滎陽鄭氏之
喪解職居且苦貧孤孀數輩饘粥之費晨暮不充遂薄
遊羊城之郡丐於親故太和八年五月八日發康州官
舍歷抵海隅諸郡至其年九月十六日達雷州絡家常

事一字天王已兩世矣雷州舍於客館中其月二十四日忽得熱疾一夕遂重二日遂殛將殛之際忽見二人焉一人衣黄一人衣皂手執文帖云奉王命追公紿初拒之云平生履善不省為惡今有何事被此追呼二使人大怒曰公殺無辜三人寃家上訴奉天符下降令按劾公方當與寃家對命奈何猶敢稱屈違拒王命遂展帖云紿見文字分明但不許細讀耳紿頗畏讋不知所裁頃刻間見一神人來二使者俯伏禮敬神謂紿曰爾

識我否紹曰不識神曰我一字天王也常爲爾家供養
久矣每思以報之今知爾有難故來相救紹拜伏求救
天王曰爾但共我行必無憂患王遂行紹次之二使者
押紹之後通衢廣陌杳不可知際行五十許里天王問
紹爾莫困否紹對曰亦不甚困猶可支持二三十里天
王曰欲到矣逡巡遙見一城門墻高數十仞門樓甚大
有二神守之其神見天王側立敬懼更行五里又見一
城門四神守之其神見天王之禮亦如第一門又行三

里許復有一城門其門關閉天王謂紹曰爾且立於此待我先入天王遂乘空而過食頃聞摇鑠之聲城門洞開見十神人天王亦在其間神人色甚憂懼更行一里又見一城門有八街街極廣闊街兩邊有雜樹不識其名目有神人甚多不知數皆羅立於樹下八街之中有一街最大街西而行又有一城門門兩邊各有數十間樓並垂簾街衢人物頗衆車轝合雜朱紫繽紛亦有乘馬者亦有乘驢者一似人間模様此門無神看守更一

門盡是高樓不記間數珠簾翠幕眩惑人目樓上悉是
婦人更無丈夫衣服鮮明裝飾新異窮極奢麗非人寰
所覩其門有朱旗銀泥畫旗旗數甚多亦有著紫人數
百天王立紹於門外便自入去使者遂領紹到一廳使
者先領見王判官既至廳前見王判官著緑降階相見
情禮甚厚而答紹拜兼通寒暄問弟行延昇階與坐命
煎茶良久顧紹曰公尚未生紹初不曉其言心甚疑懼
判官云陰司諱死所以喚死為生催茶茶到判官云勿

喫此非人間茶逡巡有著黃人提一瓶茶來云此是陽官茶絡可喫矣絡喫三椀訖判官則領絡見大王手中把一紙文書亦不通入大王正對一字天王坐天王向大王云秖為此人來大王曰有寃家上訴手雖不殺口中處分令殺於江中天王令喚崔絡寃家有紫衣十餘人齊唱喏走出頃刻間有一人著紫襴衫執牙笏下有一紙狀領一婦人來兼領二子皆人身而猫首婦人著慘裙黃衫子一女子亦然一男子亦然著皂衫⺀⺀寃家

號泣不已稱崔紹非理相害天王向紹言速開口與功
德紹忙懼之中都忘人間經佛名目唯記得佛頂尊勝
經遂發願各與寫經一卷言訖便不見婦人等大王及
一字天王遂令紹昇階與坐紹拜謝大王王答拜紹謙
讓曰凡夫小生寃家陳訴罪當不赦敢望生迴大王尊
重如是答拜紹實所不安大王曰公事已畢即還生路
存殁殊途固不合受拜大王問紹公是誰家子弟紹具以
房族答之大王曰此若然者與公是親家總是人間馬

僕射紹即起申敘馬僕射猶子磻夫則紹之妹夫大王問磻夫安在紹曰闊别已久知家寄杭州大王又曰莫怪此來奉天符令勘今則却還人道便迴顧王判官云崔子停止何處判官曰便在其廳中安置天王云甚好紹復咨啟大王大王在生名德至重官位極崇則合却歸人天為貴人身何得在陰司職大王笑曰此官職至不易得先是杜司徒任此職總濫蒙司徒知愛舉以自代所以得處此職豈容易致哉紹復問曰司徒替何人

曰替李若初若初性嚴寡恕所以上帝不遣久處此杜公替之紹又曰無因得一至此更欲咨問大王紹聞冥司有世人生籍紹不才兼本抱疾不敢望人間官職然顧有親故願一知之不知可否曰他人則不可得見緣與公是親情特為致之大王顧謂王判官曰從許一見之切須誡約不得令漏泄漏泄之則終身喑啞又曰不知紹先父在此復以受生大王曰見在此充職紹涕泣曰願一拜覲不知可否王曰亡歿多年不得相見紹起

辭大王共一字天王送紹到王判官廳中鋪陳贍給一
似人間判官遂引紹到一尾廊下廊下又有一樓便引
紹入門滿壁悉是金牓銀牓備列人間貴人姓名將相
二色名列金牓將相以下悉列銀牓更有長鐵牓列州
縣府僚屬姓名所見三牓之人悉是在世人若謝世者
則隨所落籍王判官謂紹曰見之則可慎勿向世間説
牓上人官職已在位者猶可言之未當位者不可漏泄
當犯大王向來之誡世人能行好心必受善報其隂司

誅責惡心人頗甚紿在王判官廳中停止三日旦暮嚴打更鼓數百面唯不吹角而已紿問判官曰冥司諸事一切盡似人間惟空鼓而無角不知何謂判官曰夫角聲者象龍吟也龍者金精也金精者陽之精也陰府者至陰之司所以至陰之所不欲聞至陽之聲紿又問判官曰聞陰司有地獄不知何在判官曰地獄名目不少去此不遠罪人隨業輕重而入之又問此處城池人物何盛如是判官曰此王城也何得怪盛紿又問王城之

人如海豈得俱無罪乎而不入地獄耶判官曰得處王城者是業輕之人不合入地獄候有生關則隨分高下各得受生又康州流人宋州院官田洪評事流到州二年與紹鄰居紹洪復累世通舊情愛頗洽紹發康州之日評事猶甚康寧去後半月染疾而卒紹未迴都不知之及追到冥司已見田生在彼田崔相見彼此涕泣田謂紹曰洪別公後來未經旬日身已謝世矣不知公何事忽然到此紹曰被大王追勘少事事亦尋了即得放

迴洪曰有少情事切敢奉託洪本無子養外孫鄭氏之子為兒已喚致得身名年六十方自有一子今被冥司責以奪他人之嗣以異姓承家既自有子又不令外孫歸本族見為此事被勘劾頗甚今公却迴望為洪百計致一書與洪兒子速令鄭氏子歸本宗又與洪傳語康州貫使君洪垂盡之年竄逐遠地主人情厚每事相依及身歿之後又發遣小兒北歸使道體歸葬本土眷屬免滯荒陬雖仁者用心固合如是在洪淺劣何以當之

但荷恩於重泉恨無力報言訖二人慟哭而别居三日王判官曰歸可矣不可久處於此一字天王與紹欲迴大王出送天王行李頗盛道引騎從闐塞街衢天王乗一小山自行大王處分與紹馬騎盡諸城門大王下馬拜别天王天王坐山不下然從紹相别紹跪拜大王亦還拜訖大王便迴紹與天王自歸行至半路見四人皆人身而魚首著慘緑衫把笏衫上微有血汚臨一峻坑立泣拜諸紹曰性命危急欲墮此坑非公不能相活紹

曰僕何力以救四人曰公但許諾則得紹曰灼然得四人拜謝又云性命已蒙君放訖更欲啟難發之口有無厭之求公莫怪否紹曰但力及者盡力而應之曰四人共就公乞一部金光明經則得度脫罪身矣紹復許言訖四人皆不見却迴至雷州客館見本身偃卧於床以被蒙覆手足天王曰此則公身也但徐徐入之莫懼如天王言入本身便活及蘇問家人輩死已七日矣唯心及口鼻微暖蘇後一日許猶依稀見天王在眼前又見

階前有一木盆盆中以水養四鯉魚紹問此是何魚家人曰本買充廚膳以郎君疾亟不及修理紹曰得非臨坑四人乎遂命投之於陂池中兼發願與寫金光明經一部出玄怪録

辛察

太和四年十二月九日邊上從事魏式暴卒於長安延福里沈氏私廟中前二日之夕勝業里有司門令史辛察者忽患頭痛而絶心上微暖初見有黄衫人就其牀

以手相就而出既而返顧本身則已殭矣其妻兒等方抱持號泣噀水炙灼一家倉惶察心甚惡之而不覺隨黃衣吏去矣至門外黃衫人踟躕良久謂察曰君未合去但致錢二千緡便當相捨察曰其素貧何由致此黃衫曰紙錢也遂相與却入庭際大呼其妻數聲皆不應黃衫哂曰如此不可也乃指一家僮教察以手扶其背因令達語求錢於是其家果取紙錢焚之察見紙錢燒訖皆化為銅錢黃衫及次第抽拽積之又謂察曰一等

為恵請兼致脚直送出城察思度良久忽悟其所居之
西百餘步有一力車傭載者亦常往來遂與黄衫俱詣
其門門即閉闗矣察叩之車者出曰夜已久安得來耶
察曰有客要相顧載錢至延平門外車曰諾即來裝其
錢訖察將不行黄衫又邀曰請相送至城門三人相引
部領歴城西街抵長興西南而行時落月輝輝鐘皷將
動黄衫曰天方曙不可行矣當且止延福沈氏廟逡巡
至焉其門亦閉黄衫叩之俄有一女人可年五十餘紫

裙白襦自出應門黃衫謝曰夫人幸勿怪其後日當有
公事方來此廟中今有少錢未可遽提去請借一隙處
暫貯收之後日公事了即當搬取女人許之祭與黃衫
及車人共搬置其錢於廟西北角又於戶外見有葦席
數領遂取之覆纔畢天色方曉黃衫辭謝而去祭與車
者相隨歸至家見其身猶為家人等抱持灸療如故不
覺形神合而蘇良久思如夢非夢乃曰向者更何事妻
具言家僮中惡作君語索六百張紙作錢以焚之皆如

前事察頗驚異遽至車子家車家見察曰君來正解夢耳夜來所夢不似尋常分明自君家别與黄衫人戴一車子錢至延福沈氏廟歴歴如在目前察愈驚駭復與車子偕往沈氏廟二人素不至此既而宛然昨宵行止即於廟西北角見一兩片蘆席其下紙繙存焉察與車夫皆識夜來致錢之所即訪女人守門者曰廟中但有魏侍御於此無他人也沈氏有臧獲亦往廟旁聞語其事及形狀衣服乃泣曰我太夫人也其夕五更魏氏一

家聞打門聲使候之即無所見如是者三四式意謂之
盜明日宣言於縣胥求備之其日式夜邀客為煎餅食
訖而卒察欲驗黄衫公事嘗自於其側偵之至是果然
矣出河東記

僧彦先

青城寶園山僧彦先嘗有隱慝離山往蜀州宿於中路
天王院暴卒被人追攝詣一官曹未領見王先見判官
詰其所犯彦先抵諱之判官乃取一猪脚與彦先彦先

推辭不及僶俛受之乃是一鏡照之見自身在鏡中從前愆過猥褻一切歴然彥先慙懼莫知所措判官安存戒而遣之洎再生遍與人說然不言所犯隱穢之事出北夢瑣言

陳龜範

陳龜範明州人客遊廣陵因事贇善馬潛一夕暴卒至一府署有府官視牒曰吾追陳龜謀何故追龜範也範對曰範本名龜謀近事馬贇善馬公諱言故改一字耳

府公乃曰取明州簿來頃之一吏持簿至視之乃龜謀也因引至曹署吏云有人訟君已引退矣君當得還也龜範因自言平生多難貧苦備至人生固當死今已至此不願還也吏固遣之又曰若是願知將來窮達之事吏因為檢簿曰君他日甚善雖不至富貴然職禄無闕又問壽幾何曰此固不可言也又問卒於何處曰不在揚州不在鄂州送還家寤後潛歷典二郡甚見委用潛卒歸於揚州奉使鄂州既還卒於彭澤出稽神録

太平廣記卷三百八十五

太平廣記卷三百八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再生十二

賈偶　章汎　謝宏敞妻

梁氏　朱氏　李彊名妻

荆州女子　周哲滯妻　劉長史女

盧頊表姨　劉氏子妻　延陵村人妻

趙某妻

賈偶

漢建安中南陽賈偶字文合得病而亡時有吏將詣太山司命閲簿謂吏曰當名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時日暮遂至郭外樹下宿見一少女子獨行文合問曰子類衣冠何乃徒步姓字為誰女曰某三河人父見為弋陽令昨被召而來今得却還遇日暮懼獲瓜田李下之譏望君之容必是賢者是以停留依馮左右文合曰悦子之心願交歡於今夕女曰聞之諸姑女子以

貞專爲德潔白爲稱文合反覆與言終無動志天明各去文合卒已再宿停喪將殮視其面有色捫心下稍温少頃却蘇文合欲驗其事遂至弋陽修剌謁令因問曰君女寧卒而却蘇耶具說女子姿質服色言語相反覆本末令人問女所言皆同初大驚嘆竟以女配文合焉出搜神記

章汎

臨海樂安章汎年二十餘死經日未殯而蘇云被録天

曹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料理得免初到時有少女子同
被録送立住門外女子見汎事散知有力助因泣涕脱
金釧三隻及臂上雜寳託汎與主者求見救濟汎即為
請之并進釧物良久出語汎已論秋英亦同遣去秋英
即此女之名也於是俱去脚痛疲頓殊不堪行會日亦
暮止道側小窟狀如客舍而不見主人汎共宿嬿接更
相問女曰我姓徐家吳縣烏門臨瀆為居門前倒棗樹
即是也明晨各去遂並活汎先為護軍府吏依假出都

經吴乃對烏門依此尋索得徐氏舍與主人叙闊問秋英何在主人云女初不出入君何知其名汎因說昔日魂相見之由秋英先說之所言因得主人乃悟甚羞不及寢爇之事而其鄰人或知以語徐氏徐氏試令侍婢數人遞出示汎汎曰非也乃令秋英見之則如舊識徐氏謂天意遂以妻汎生子名曰天賜出異苑

謝宏敞妻

唐吴王文學陳郡謝宏敞妻高陽許氏武德初遇患死

經四日而蘇説云被二三十人拘至地獄未見官府即聞喚雖不識面似是姑夫沈吉光語音許問云語聲似是沈丈何因無頭南人呼姑姨夫皆為其姓丈也吉光即以手提其頭置於膊上而誡許曰汝且在此勿向西院待吾為汝造請即應得出許遂住吉光經再宿始來語許云汝今此來王欲令汝作女伎倘引見不須道解絃管如不為所悉可引吾為証也少間有吏拘按引入王果問解絃管否許曰不解沈吉光具知王問吉光答

云不解王曰宜早放還不須留也於時吉光欲發遣即
共執按人籌度許不解其語執按人云娘子功德雖彊
然為先有少罪隨便受却身業俱淨豈不快哉吏東引
入一院其門極小見有人受罪許甚驚懼乃求於主者
曰平生修福何罪而至斯耶答曰娘子曾以不淨盌盛
食與親須受此罪方可得去遂以銅汁灌口非常苦毒
比蘇時口内皆爛吉光即云可於此人處受一本經記
取將歸受持勿怠自今已去保年八十有餘許生時素

未誦經蘇後遂誦得一卷詢訪人間所未曾有今見受持不闕吉光其時尚存後二年方始遇害凡諸親屬有欲死者三年前並於地下預見許之從父弟仁則說之出冥祥記

梁氏

咸陽有婦人姓梁貞觀年中死經七日而蘇自云被收至一大院見廳上有官人據按執筆翼侍甚盛令勘問此婦人合死否有吏人賫一按云與合死者同姓名所

以追耳官人敕左右即放還吏白官人云不知梁有何罪請即受罪而歸官人即令勘按云梁生平唯有兩舌惡罵之罪更無別罪即令一人拔舌一人執斧斫之日常數四凡經七日始送令歸初似落深崖少時如睡覺家人視其舌上猶大爛腫從此以後永斷酒肉至今猶存出冥報拾遺

朱氏

唐鄭州武陽縣婦女姓朱其夫先負外縣人絹夫死之

後遂無人還貞觀末因病死經再宿而蘇自云被人執至一所見一人云我是司命府史汝夫生時負我家絹若干匹所以追汝令放汝歸宜急具物至某縣某村送還我母如其不送追捉更切兼為白我孃努力為造像修福朱即告其乙鄉閭得絹送還其母具言其男貌狀有同平生其母亦對之流涕歔欷久之出法苑珠林

李彊名妻

隴西李彊名妻清河崔氏甚美其一子生七年矣開元

二十二年殭名為南海丞方暑月妻因暴疾卒廣州囂熱死後埋棺於土其外以墼圍而封之殭名痛其妻夭年而且遠宦哭之甚慟日夜不絕聲數日妻見夢曰吾命未合絕今帝許我活矣然吾形已敗帝命天鼠為吾生肌膚更十日後當有大鼠出入墼棺中即吾當生也然當封閉門戶待七七日當開吾門出吾身吾即生矣及旦殭名言之而其家僕妾夢皆協十餘日忽有白鼠數頭出入殯所其大如㹠殭名異之試發其柩見妻骨

有肉生焉遍體皆㒳彊名復閉之積四十八日其妻又見夢曰吾明晨當活盍出吾身既曉彊名發之妻則蘇矣扶出浴之妻素美麗人也及乎再生則美倍於舊膚體玉色倩盻多姿袪服靚粧人間殊絶矣彊名喜形於色時廣州都督唐昭聞之令其夫人觀焉於是别駕以下夫人皆從彊名妻盛服見都督夫人與抗禮頗受諸夫人拜薄而觀之神仙中人也言語飲食如常人而少言衆人訪之久而一對若問冥間事即杜口雖夫子亦

不答明日唐都督夫人置饌請至家諸官夫人皆同觀之悦其柔姿艷美皆曰目所未覩既而別駕長史夫人等次其日列筵請之至宅而都督夫人亦往如是已二十日矣出入如人唯沉靜異於疇日旣彊名使於桂府七旬乃還其妻去後為諸家所迎往來無恙彊名至數日妻復言病病則甚悶一日遂亡計其再生纔百日矣或曰有物憑焉出記聞

荆州女子

開元二十三年荆州女子死三日生自言具見冥途善惡國家休咎鬼王令其傳語於人主荆州以聞朝廷駭異思見之敕給驛騎令至洛行至南陽遂喑不能言更無所識至都以其妄也遣歸出記聞

周哲滯妻

汝南周哲滯妻者戸部侍郎席豫之女也天寳中暴疾危亟殆死平生素有衣服悉捨為功徳唯有一紅地繡珠綴背襠是母所賜意猶惜之未言其疾轉劇又命佛

工以背襠於痃所鑄二軀佛未畢而卒初羣鬼摶攝席氏登大山忽聞背後有二人喚令且住羣鬼乃遷延不敢動二人既至顏色滋黑灰土滿面羣鬼畏懼莫不駭散遂引席氏還家聞家人號哭二人直至屍前令入其中乃活二人即親鑄二佛也出廣異記

劉長史女

吉州劉長史無子獨養三女皆殊色甚念之其長女年十二病死官舍中劉素與司丘掾高廣相善俱秩滿與

同歸劉載女喪還高廣有子年二十餘甚聰慧有姿儀路次豫章守冰不得行兩船相去百餘步日夕相往來一夜高氏子獨在船中披書二更後有一婢年可十四五容色甚麗直詣高云長史船中燭滅來乞火耳高子甚愛之因與戲調妾亦忻然就焉曰其不足顧家中小娘子艷絶無雙爲郎通意必可致也高甚驚喜意爲是其存者因與爲期而去至明夜婢又來曰事諧矣即可便待高甚踴躍立候於船外時天無纎雲月甚清朗有

頃遥見一女自後船出從此婢直來未至十步光彩映發馨香襲人高不勝其意便前持之女縱體入懐恣態横發乃與俱就船中倍加款密此後夜夜輙來情念彌重如此月餘日忽謂高曰欲論密事得無嫌難乎高曰固請説之乃曰兒本長史亡女命當更生業得承奉君子若垂意相採當為白家令知也高大驚喜曰幽明契合千載未有方當永同枕席何樂如之女又曰後三日必生使為開棺夜中以面乘霜露飲以薄粥當遂活也

高許諾明旦遂白廣廣未之甚信亦以其絶異乃使詰劉長史具陳其事夫人甚怒曰吾女今已消爛寧有玷辱亡靈乃至此耶深拒之高求之轉苦至夜劉及夫人俱夢女曰某命當更生天使配合必謂喜而見許今乃靳固如此是不欲某再生耶及覺遂大感悟亦以其姿色衣服皆如所白乃許焉至期乃共開棺見女姿色鮮明漸有暖氣家中大驚喜乃設幃幕於岸則舉置其中夜以面承露晝哺飲父母皆守視之一日轉有氣息稍

開目至暮能言數日如故高問其婢云先女死屍柩亦在舟中女既蘇遂臨悲泣與決乃擇吉日遂於此地成婚後生數子因名其地號為禮會村也出廣異記

盧頊表姨

洺州刺史盧頊表姨常畜一猧子名花子每加念焉一旦而失為人所斃後數月盧氏忽亡㝠間見判官姓李乃謂曰夫人天命將盡有人切論當得重生一十二年拜謝而出行長衢中逢大宅有麗人侍婢十餘人將遊

門屏使人呼夫人入謂曰夫人相識耶曰不省也麗人曰某即花子也平生嘗不以獸畜之賤常加養育某今為李判官別室昨所囑夫人者即某也冥司不廣其請只加一紀某潛以改十二年為二十以報存育之恩有頃李至伏願白之本名無為夫人之號懇將力祈李逡巡而至至別坐語笑麗人首以圖乙改年白李李將讓之對曰妾平生受恩以此申報萬不獲一料必無難之李欣然謂曰事則匪易感言請之切遂許之臨將別謂

夫人曰請收餘骸爲瘞埋之骸在履信坊街之北牆委糞之中夫人既蘇驗而果在遂以子禮葬之後中謝於夢寐之間後二十年夫人乃亡也出玄怪錄

劉氏子妻

劉氏子者少任俠有膽氣常客遊楚州淮陰縣交遊多市井惡少鄰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許後數歲因饑遂從戎數年後役罷再遊楚鄉與舊友相遇甚歡常恣遊騁晝事弋獵夕會狹邪因出郭十餘里見一壞墓

棺柩暴露歸而合飲酒時將夏夜暴雨初止衆人戲曰誰能以物送至壞冢棺上者劉乘酒恃氣曰我能之衆曰若審能之明日衆置一筵以賞其事乃取一塼同會人列名於上令生持去餘人飲而待之生獨行夜半至墓月初上如有物蹲踞棺上諦視之乃一死婦人也生捨塼於棺背負此屍而歸衆方歡語忽聞生推門如負重之聲門開直入燈前置屍於地卓然而立面施粉黛髻髮半披一座絶倒亦有奔走藏伏者生曰此我妻也

遂擁屍至牀同寢衆人驚懼至四更忽覺口鼻微微有氣診視之即已蘇矣問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亡不知何由至此未明生取水與之洗面濯手整釵髻疾已平復乃聞鄰里相謂云王氏女將嫁暴卒未殮昨夜因雷遂失其屍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衆咸歎其冥契亦伏生之不懼也出原化記

延陵村人妻

延陵靈寶觀道士謝又損近縣村人有喪婦者請又損

為齋婦死已半月矣忽聞推棺而呼衆皆驚走其夫開棺視之乃起坐頃之能言云為舅姑所召去云我此無人使之執爨其居處甚閑潔但苦無水一日見溝中水甚清因取以漉饋姑見之大怒曰我不知爾不潔如是用爾何為因逐之使迴走出門遂蘇今尚無恙出稽神錄

趙其妻

丁亥歳浙西有典客吏趙其妻死未及大殮忽大叫而活云為吏所録至鶴林門内有府署侍衛嚴整官吏諮

事及領囚禁者甚衆吏持已入至庭下堂上一緑衣一白衣偶坐緑衣謂吏曰汝誤非此人也急遣之白衣曰已追至此何用遣也緑衣不從相質食頃緑衣怒叱吏遣之吏持已疾趨出路經一橋數十人方修橋無板有釘吏持之走過釘傷足因痛失聲遂活視足果傷俄而鄰婦暴卒不復蘇矣出稽神録

太平廣記卷三百八十六

太平廣記卷三百八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悟前生一

羊祜　王練　向靖女

崔彥武　岐王範　太華公主

馬家兒　采娘　劉三復

圓觀

羊祜

晉羊祜三歲時乳母抱行乃令於東鄰樹孔中探得金環東鄰之人云吾兒七歲墮井死曾弄金環失其處所乃驗祜前身東鄰子也出獨異記

王練

王練字玄明瑯琊人也宋侍中父珉字季琰晉中書令相識有一胡沙門每瞻珉風采甚敬悅之輙語同學云若我後生得為此人作子於近願亦足矣珉聞而戲之曰法師才行正可為弟子耳頃之沙門病亡亡後歲餘

而練生焉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奇珍銅器珠貝生所不見未聞其名即而名之識其產出又自然親愛諸胡過於漢人咸謂沙門審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練遂為大名云（出冥祥記）

向靖女

向靖字奉仁河内人也在吳興郡有一女數歲而亡女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喪後一年母又產一女女年四歲謂母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

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耶母甚驚怪具以告靖靖曰先刀子猶在否母曰痛念前女故不錄之靖曰可更取數箇刀子合置一處令女自識女見大喜即取先者出冥祥記

崔彦武

隋開皇中魏州刺史博陵崔彦武因行部至一邑愕然驚喜謂從者曰吾昔常在此邑中為婦人今知家處因乘馬入修巷屈曲至一家命叩門主人公年老走出拜

謁彦武入家先升其堂視東壁上去地六七尺有高隆處客謂主人曰吾昔所讀法華經并金釵五隻藏此壁中高處是也其經第七卷尾後紙火燒失文字吾今每誦此經至第七卷尾恒忘失不能記得因令左右鑿壁果得經函開第七卷尾及金釵並如其言主人涕泣曰亡妻存日常誦此經釵亦是其處彦武指庭前槐樹吾欲産時自解髮置此樹空中試令人探樹中果得髮於是主人悲喜彦光留衣物厚給主人而去出冥雜録

岐王範

開元初岐王範以無子求葉道士淨能為奏天曹聞天曹報答云範業無子淨能又牒天曹為範求子天曹令二人取敬愛寺僧為岐王子鬼誤至善慧寺大德房大德云此故應誤我修兜率天業不當為貴人作子當敬愛寺僧某乙耳鬼遂不見竟以此亡經一年岐王生子年六七歲恒求敬愛寺禮拜王亦知其事任意遊歷至本院若有素及年十餘竟不行善唯好持彈彈寺院諸

鴿迨盡耳出廣異記

太華公主

世傳太華公主者高宗王皇后後身雖為武妃所生而未嘗歡顏見妃輒嗔年數歲忽求念珠左右問何得此物恒言有但諸人不知始皇后雖惡終然其所居之殿及平素玩弄俱在後保母抱公主從殿所過因迴指云我珠在殿寶帳東北角使人求之果得焉出廣異記

馬家兒

相州滏陽縣智力寺僧玄高俗姓趙氏其兄子先身於同村馬家為兒至貞觀末死臨死之際顧謂母曰兒於趙宗家有宿因緣死後當與趙宗家為孫宗即與其同村也其母弗信乃以墨點兒右肘趙家妻又夢此兒來云當與孃為息因而有娠夢中所見宛然馬家之子產訖驗其黑子還在舊處及兒年三歲無人導引乃自向馬家云此是兒舊舍也出法苑珠林

采娘

鄭氏肅宗時為潤州刺史兄倡嫂張氏女年十六名采娘淑慎有儀七夕夜陳香筵祈於織女是夜夢雲輿羽蓋蔽空駐車命采娘曰吾織女汝求何福曰願工巧耳乃遺一金針長寸餘綴於紙上置裙帶中令三日勿語汝當奇巧不爾化成男子經二日以告其母母異而觀之則空紙以其針迹猶在張數女皆卒采娘忽病而不言張氏有娠歎曰男女五人矣皆幼復懷何為將服藥以損之藥至將服采娘昏奄之内忽稱殺人母驚而問之

曰其之身終當為男子母之所懷是也聞樂至情急是以呼耳母異之乃不服藥采娘尋卒既葬母悲念乃收常所戲之物而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人有動所匿之物兒啼哭張氏哭女其兒亦哭罷即止及能言常收戲弄之物官至柱史出史遺

劉三復

劉三復者以文章見知於李徳裕徳裕在浙西遣詣闕求試及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曽為馬馬

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過磽确之地必爲緩轡有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也其子鄴敕賜及第登廊廟上表雪德裕以朱崖靈柩歸葬洛中報先恩也士大夫美之出北夢瑣言

圓觀

圓觀者大歷末洛陽惠林寺僧能事田園富有粟帛梵學之外音律貫通時人以富僧爲名而莫知所自也李諫議源公卿之子當天寶之際以遊宴歌酒爲務父憕

居守陷於賊中乃脱粟布衣止於恵林寺悉將家業為寺公財寺人日給一器食一杯飲而已不置僕使絶其知聞唯與圓觀為忘言交促膝静話自旦及昏時人以清濁不倫頗招譏誚如此三十年二公一旦約遊蜀州抵青城峨嵋同訪道求藥圓觀欲遊長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荆州三峽爭此兩途半年未訣李公曰吾已絶世事豈取途兩京圓觀曰行固不由人請出從三峽而去遂自荆州上峽行次南泊維舟山下見婦女數人㦖達

錦鐺負人而汲圓觀望而泣下曰其不欲至此恐見其
婦人也李公驚問曰自此峽來此徒不少何獨泣此婦
人圓觀曰其中孕婦姓王者是某託身之所踰三載尚
未娩懷以某未來之故也今旣見矣卽命有所歸釋氏
所謂循環也謂公曰請假以符咒遣某速生少駐行舟
葬某山下浴兒三日亦訪臨若相顧一笑卽其認公也
更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與相見公之期
也李公遂悔此行為之一慟遂名婦人告以方書其婦

人喜躍還家頃之親族畢至以枯魚酒獻於水濵李公往為授朱字圓觀具湯沐新其衣裝是夕圓觀亡而孕婦產矣李公三日往觀新兒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下具告於王王乃多出家財厚葬圓觀明日李公迴棹言歸惠林詢問觀家方知已有理命後十二年秋八月直詣餘杭赴其所約時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滿川無處尋訪忽聞葛洪川畔有牧豎歌竹枝詞者乘牛叱角雙髻短衣俄至寺前乃圓觀也李公就謁曰觀公健

否却問李公曰真信士矣與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緣未盡但願勤修勤修不墮即遂相見李公以無由叙話望之潸然圓觀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長水遠尚聞歌聲詞切韻髙莫知所謂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溪山尋已遍却迴煙棹上瞿塘後三年李公拜諌議大夫二年亡出甘澤謠

太平廣記卷三百八十七

太平廣記卷三百八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悟前生二

顧非熊　齊君房　劉立

張克勤　孫緬家奴　文澹

王鄂　僧道傑　袁滋

崔四八　馬思道

顧非熊

顧況有子數歲而卒況悲傷不已為詩哭之云老人哭愛子日暮千行血心逐斷猿驚迹隨飛鳥滅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别其子雖卒魂神常在其家每聞父哭聲聽之感慟因自誓忽若作人當再為顧家子一日如被人執至一處若縣吏者斷令託生顧家復都無所知忽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兄弟親愛滿側唯語不得當其生也已後又不記至年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叙前生事歴歴不誤弟妹小

名悉遍呼之即顧非熊也出酉陽雜俎

齊君房

齊君房者家於吴自幼苦貧雖勤於學而寡記性及壯有篇詠則不甚清新常為凍餒所驅役役於吴楚間以四五六七言干謁多不遇𠋣伯禮接雖時所獲未嘗積一金貯布袋脫滿一緡則必病罄而復愈元和初遊錢塘時屬凶年箕斂投人十不遇一乃求朝飱於天竺至孤山寺西餒甚不能前去因臨流零涕悲吟數聲俄爾

有胡僧自西而來亦臨流而坐顧君房笑曰法師諳秀才旅遊滋味否君房曰旅遊滋味即足矣法師之呼一何謬哉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洛中同德寺乎君房曰某生四十五矣盤桓吴楚間未嘗涉京江又何有洛中之説乎僧曰子應為飢火所惱不暇憶前事也乃探鉢囊出一棗大如拳曰此吾國所産食之知過去未來事豈止於前生爾君房餒甚遂請食之食訖甚渴掬泉水飲之忽欠身枕石而寢頃刻乃寤因思講法華經於

同德寺如昨日焉因泣涕禮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為蜀僧今則斷攀緣矣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又聞為法師矣悟法師焉在曰豈不憶香山寺石像前戲發大願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為赳赳貴臣昨聞已得大將軍當時雲水五人唯吾得解脫獨爾為凍餒之士耳君房泣曰某四十餘年日一飧三十餘年擁一褐浮俗之事決斷根源何期福不圓修困於今日僧曰過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

曾瞅禪味曽擅聲渾響清終不可致質傴影曲報應宜然君房曰為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計矣他生之事庶有警於吾子焉乃探鉢囊中出一鏡背面皆瑩徹謂君房曰要知貴賤之分修短之限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覽焉君房覽鏡久之謝曰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僧收鏡入囊遂挈之而去行十餘步旋失所在是夕君房至靈隱寺乃剪髮具戒法名鏡空太和元年李玫習業在龍門天竺寺鏡空自香山敬善寺訪之

遂聞斯説因語玫曰我生五十有七矣僧臘方十二持鉢乞食尚九年在捨世之日佛法其衰乎詰之默然無答乃請筆硯題數行於經藏北垣而去曰與一沙衰恒沙兎而置犬而拏牛虎相交亡角牙寶檀終不滅其華

出纂異記

劉立

劉立者為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日泣謂立曰我以弱質託附君子深蒙愛重將謂琴瑟之和終以偕老何期

一旦捨君長逝哽咽涕泗不能自勝立曰君素無疾恙何得如此妻言後數日沉困精思恍惚自度必不濟矣且以小女美美為託又謂立曰他日美美成長望君留之三二年其夕楊氏卒及立罷官寓居長葛已十年矣時鄭師崔公即立之表丈也立往詣之崔待之亦厚念其貧令賓幕致書於諸縣將以濟之有縣令其者邀立往郭外看花及期而縣令有故不克同往令立先去舍趙長官莊行三二里見一杏園花盛發中有婦女十數

人立駐馬觀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垣中窺立又行百許步乃至趙長官宅入門見人物匆遽若有驚急主人移時方出曰適女子與親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與趙耳語趙起入内如是數四又聞趙公嗟歎之聲乃問立曰君某年某月為長葛尉乎曰然婚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有僕名秋笋乎曰然僕今控馬者是矣趙公歎息驚異旋有人喚秋笋入宅中見一女可十五六涕泣謂曰美美安否對曰

無恙也僕拜而出莫知其由立亦訝之徐問趙曰某未省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趙乃以實告曰女適看花忽若暴卒既蘇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今雖隅生而情愛未斷適窺見公不覺悶絕立𡽪欷久之須臾縣令亦至衆客具集趙具白其事衆咸異之立曰某今年尚未高亦有名官願與小娘子尋隅生之好衆共成之於是成壻而美美長於母三歲矣出會昌解頤

張克勤

張克勤者應明經舉置一妾頗愛之而無子其家世祝華嶽神禱請頗有驗克勤母乃禱神求子果生一男名最憐甚慧黠後五年克勤登第娶妻經年妻亦無子母亦禱祈之婦産一子而最憐日羸弱更禱神求祐是夕母見一人紫綬金章謂母曰郎君分少子前子乃我所致耳今婦復生子前子必不全矣非我之力所能救也但謝其祭享而去後最憐果卒乃以朱塗右髆黛記眉上埋之明年克勤為利州葭萌令罷任居利州至録事

參軍韋副家見一女至前再拜克勤視之頗類最憐歸告其母母取視之女便欣然謂家人曰彼我家也及至驗其塗記宛然具在其家使人取女猶眷眷不忍去焉

孫緬家奴

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未甞解語後緬母臨階坐奴忽瞪視母怪問之奴便笑云娘子總角之時曽著黄裙白緋繻養一野狸今猶憶否母亦省之奴云爾時野狸即奴身是也得走後伏死溝中聞娘子哭泣聲至暮

乃下入東園園有古塚狸於此中藏活積二年後為獵人擊殪因隨例見閻羅王王曰汝更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為乞人作子一生之中常苦飢寒年至二十而死又見王王云與汝作貴人家奴奴名雖不佳然殊無憂懼遂得至此今奴已三生娘子故在猶無恙有福不其異乎出廣異記

文澹

前進士文澹甚有德行人皆推之不三四歲能知前生

事父母先有一子纔五歲學人誦詩書頗亦聰利無何失足墜井而死父母憐念悲涕不勝後乃生澹澹一旦語父母曰兒先有銀葫蘆子幷漆毬香囊等曾收在杏樹孔中不知在否遂與母尋得之父母知澹乃前子也憐惜過於諸兒志學之年詞藻俊逸後應舉翰林范學士禹偁坐下及第澹之兄谷也出野人閒話

王鄂

唐王鄂者尚書鄑之弟也西京亂離鄑挈家入蜀淞嘉

陵江下至利州百堂寺前鄂年七歲忽云我曾有經一卷藏在此寺石龕内因令家人相隨訪獲之木梳亦存寺僧曰此我童子也較其所夭之年與王氏子所生之歲果驗也其前生父母尚存及長仕蜀官至令録

僧道傑

相州滏陽縣人信都元方少有操尚尤好釋典年二十九至顯慶五年春正月死死後月餘其兄法觀寺僧道傑思悼不已乃将一巫者至家遣求元方與語道傑又

頗解法術乃作一符攝得元方令巫者問其由委巫者不識字遣解書人執筆巫者為元方口授作書一紙與同學馮行基具述平生之意并詩二首及其家中亦留書啟文理順序言詞悽愴其書疏大抵勸修功徳及遺念佛寫經以為殺生之業罪之大者無過於此又云元方不入地獄亦不墮鬼中全蒙冥官處分令於石州李仁師家為男但為隴州吳山縣石名遠於華嶽祈子及改與石家為男又再受生日逼匆迫不得更往從二月

受胎至十二月誕育顧兄等慈流就彼相看也言訖涕泣而去河東薛大造寓居滏陽前任吳山縣令自云具識名逺智力寺僧慧永法真等說之出冥報拾遺

表滋

復州青溪山秀絶無比表相公滋未達時居復郢間晴日偶過峻峰行數里漸幽奇險怪人跡罕到有儒生以賣藥爲業家焉表公與語言甚相狎因留宿乃問曰此處合有靈隱者曾從容不答曰有道者五六人每三兩

日一至不知居處其雖與之熟亦不肯言袁曰其來修謁得否曰彼甚惡人然頗好酒足下求美醖一榼就此宿候或得見也袁公去得酒持至以伺之數夕果到五人鹿皮冠或紗帽藜杖草履遥相與通寒暄大笑乃臨澗濯足戲弄儒生置酌列席少頃盡入茅舍覩酒甚喜曰何處得此既飲數盃儒生曰其非能自致有客攜來願謁仙兄乃導袁公出歴拜俯僂五人相顧視色且悔飲此酒兼怒儒生曰不合引外人相擾儒生曰兹人誠

志可賞況是道流稍許從容亦何傷也意遂漸解復覩
袁公恭甚乃時與語笑目袁生曰坐袁再拜就席少頃
半酣頗歡注視袁公相謂曰此人大似西峰坐禪和尚
良久云直是屈指數曰此僧亡來四十七年矣問袁公
之歲正四十七相顧撫掌曰覔官職去福祿至矣已後
極富貴遂呼主人別袁公拜道流皆與握手過澗上山
頂捫蘿跳躍有若飛鳥逡巡不見出逸史

崔四八

崔慎由初以未有兒息頗以為念有僧常遊崔氏之門者崔因告之且問其計僧曰請夫人盛飾而遊長安大寺有老僧院即詣之彼若不顧更之他所若顧我即宜厚給之俾感動其心則其後身為公子矣如其言初適三處不顧後至一院僧年近六十矣接待甚勤至崔亦厚施之自是供施不絕僧乃曰身老矣自度無以報公願以後身為公之子不數年僧卒而四八生焉或云手文有綱僧二字出玉堂閒話

馬思道

洪州醫博士馬思道病篤忽自歎曰我平生不省為惡何故乃為女子今在條子坊朱氏婦所託生矣其子試尋之其家婦果娠乃作襁褓以候之及思道卒而朱氏生實女子也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三百八十八

太平廣記卷三百八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塜墓一

閭邱南陽　古層塚　隋王

楚王塚　舒綽　李德林

郝處俊　徐勣　韋安石

源乾曜　楊知春　唐堯臣

陳思膺

聽明花樹

李正字宏卿學道見東王父教之十七年後正身死家人埋之於武陵而塚上生花樹高七尺有人遇見此花

皆聰明文章盛（出武陵上十仙傳）

相思木

昔戰國時魏國苦秦之難有民從征伐秦不返其妻思之而卒既葬塚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因謂之相思木（出述異記）

廣川王

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畢弋無度國內塚藏一皆發掘爰猛說大父為廣川王中尉每諫王不聽病

免歸家說王所發掘塚墓不可勝數其奇異者百數為劉向說十許事記之如左

魏襄王塚以文石為槨高八尺許廣狹容三十人以手捫槨滑易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宛然周正不見棺柩明器蹤跡但見牀上玉唾盂一枚銅劒二枚金雜具皆如新王自取服之

襄王冢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黄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廼歇初至戶無扇鑰

石牀方四尺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劒復入一户石扇有關鎖扣開見棺柩黒光照人刀斫不能入燒鋸截之漆雜兕革為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乃力少不能開迺止復入一户亦石扇開鑰得石牀方六尺石屏風銅帳鐷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幬帳縻朽而銅鐷墮落牀上石枕一枚牀上塵埃朏朏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象或有執盤奉食之形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

百枚

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柩但有石牀廣六尺長一丈石屏風牀下悉是雲母牀上兩尸一男一女皆二十許俱東首裸卧無衣衾肌膚顏色如生人鬢髮齒牙爪不異生人王懼不敢侵還擁閉如舊

袁盎冢以瓦為棺槨器物都無惟有銅鏡一枚

晉靈公冢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為鷹犬捧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棺器無復形兆尸猶不壞九竅中皆有

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盛水書滴

幽公冢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堊撥除丈餘乃得雲母深尺所迺得百餘尸縱橫相枕皆不朽唯一男子餘悉女子或坐或臥亦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欒書冢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白狐兒見人驚走左右逐戟之莫能得傷其左脚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脚仍以杖叩王左脚王覺脚腫痛生

瘡至此不差出西京雜記

袁安

袁安父亡母使安以雞酒詣卜貢問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具以告書生曰吾知好葬地安以雞酒禮之畢告安地處云當葬此地世為貴公便與别數步顧視皆不見安疑是神人因葬其地遂登司徒子孫昌盛四世五公出幽明録

丁姬

王莽秉政貶丁姬號開其槨戶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滅乃得入燒燔冢中器物公卿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恭王母傅太后墳及丁姬冢二旬皆平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時有羣鷰數千銜土投丁姬冢中今其墳塚巍然尚秀隅阿相承列郭數周面開重門出水經

渾子

昆明池中有冢俗號渾子相傳昔居民有子名渾子者

嘗違父語若東則北若水則火父病且死欲葬於髙陵之處矯謂曰我死必葬於水中及死渾子泣曰我今日不可更違父命遂葬於此盛宏之荆州記云固城臨洱水水之北岸有五女墩西漢時有人葬洱北墓將為所壞其人有五女共創此墩以防墓又云一女嫁隂縣佷子家貲萬金自少及長不從父言臨死意欲葬山上恐子不從乃言必葬我渚下磧上佷子曰我由来不取父教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冢以土繞之遂成

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為水所壞今餘石如半榻許數百枚聚在水中出酉陽雜俎

王粲

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矚見一岡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礜石死而石氣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鑿看果大墓有礜石滿塋一說粲在荆州從劉表登鄣山而見此異曹武之平烏桓粲猶在江南此言為當出異苑

孫鍾

孫鍾家於富春幼失父事母至孝遭歲荒以種瓜自業忽有三少年詣鍾乞瓜鍾厚待之三人謂曰此山下善可葬之當出天子君下山百許步顧見我去即可葬處也鍾去三四十步便反顧見三人成白鶴飛去鍾記之後死葬其地地在縣城東冢上常有光怪雲五色氣上屬天及堅母孕堅夢腸出繞吳閶門以告鄰母曰安知非吉祥出祥瑞記

吴綱

魏黄初末吴人發吴芮冢取木於縣立孫堅廟見芮尸容貌衣服並如故乎吴後預發冢人於壽春見南蠻校尉吴綱曰君形貌何類長沙王吴芮乎但君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開四百年至見綱又四十餘年矣出水經

陸東美

吴黄龍年中吴都海鹽有陸東美妻朱氏亦有容止夫

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爲比肩人夫婦云皆比翼恐不能佳也後妻卒東美不食求死家中哀之乃合葬未一歲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鴻常宿於上孫權聞之嗟歎封其里曰比肩墓又曰雙梓後子宏與妻張氏雖無異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爲小比肩出述異記

潘章

潘章少有美容儀時人競慕之楚國王仲先聞其美名

故來求為友章許之因願同學一見相愛情若夫婦便同衾共枕交好無已後同死而家人哀之因合葬於羅浮山冢上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時人異之號為共枕樹

胡邕

吳國胡邕為人好色娶妻張氏憐之不捨後卒邕亦亡家人便殯於後園中三年取葬見冢上化作二人常見抱如卧時人競笑之出笑林

戴熈

武昌戴熈家道貧陋墓在樊山南占者云有王氣桓溫仗鉞西下停武昌鑿之得一物大如水牛青色無頭脚時亦動揺斫刺不陷乃縱著江中得水便有聲如雷嚮發長川熈後嗣淪胥殆盡出異苑

王伯陽

王伯陽家在京口宅東有一冢傳云是魯肅墓伯陽婦郗鑒兄女也喪王平墓以葬後數日伯陽晝坐廳上見

一貴人乗肩輿侍人數百人馬絡繹遥来謂曰身是曾子敬君何故毁吾冢因目左右牵下牀以刀鐶擊之數百而去絶而復蘇被擊處皆發疽潰數日而死出搜神記

一說伯陽亡其子營墓得二漆棺移置南岡夜夢肅怒云當殺汝父尋復夢見伯陽云魯肅與吾争墓若不如不復得還後於靈座褥上見數升血疑魯肅之故也墓今在長廣橋東一里出搜神記

羊祜

晉有相羊祜墓者云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以壞其相相者云墓勢雖壞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墮馬折臂果至三公幽明録晉羊祜公騎乘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兒即亡羊時為襄陽都督因乘馬落地遂折臂當時士林咸歎其忠誠此出世說新語

閭邱南陽

范陽粉水口有一墓石虎石柱號文將軍冢晉安帝隆安中閭邱南陽將葬婦於墓側是夕從者數十人皆夢云何故危人以自安覺說之人皆夢同雖心惡之恥為

夢迴及葬但鳴皷角為聲勢聞墓上亦有皷角及鎧甲聲轉近及至墓死於墓門者三人即殪之後閭邱為楊佺期所誅族人皆以為文將軍之祟出荆州記

古層冢

古層冢在武陵縣北一十五里二百步周迴五十步高三丈亡其姓名古老相傳云昔有開者見銅人數十枚張目視俄聞冢中擊皷大吽竟不敢進後看冢土還合如初出朗州圖經

隋王

齊隋王嘗率佐使上樊姬墓酣宴其夕夢樊姬怒曰獨不念封崇之義柰何溷我當令爾知詰旦王被病使巫覡引過設祀積日方愈出渚宮舊事

楚王冢

南齊襄陽盜發楚王冢獲玉屐玉屏風青絲綸簡盜以火自照王僧虔見十餘簡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闕文

舒綽

舒綽東陽人稽古博文尤以陰陽留意善相冢吏部侍郎楊恭仁欲改葬覲王求善圖墓者五六人並稱海内名手停於宅共論蓺互相是非恭仁莫知孰是乃遣微解者馳往京師於欲葬之原取所擬之地四處各作歷記其方面高下形勢各取一斗土並歷封之恭仁隱歷出土令諸生相之取殊不同言其形勢與歷又相乖背綽乃定一土堪葬操筆作歷言其四方形勢與恭仁歷

無尺寸之差諸生雅相推服各賜絹十疋遣之綽曰此所擬處深五尺之外有五㪷若得一㪷即是福地公侯世世不絶恭仁即將綽向京令人掘深七尺得一穴如五石甕大有粟七八㪷此地經為粟田蟻運粟下入此穴當時朝野之士以綽為聖葬竟賜細馬一匹物二百段綽之妙能今古無比出朝野僉載

李德林

隋内史令李德林深州饒陽人也使其子卜葬於饒陽

城東遷厝其父母遂問之其地奚若曰卜兆云葬後當出八公其地東村西郭南道北隄林曰村名何答曰五公林曰唯有三公在此其命也知復云何遂葬之子伯樂孫安期並襲安平公至曾孫與徐敬業反公遂絶出朝野僉載

郝處俊

唐郝處俊爲侍中死葬訖有一書生過其墓歎曰葬壓龍角其棺必斵後其孫象賢坐不道斵俊棺焚其屍俊

髪根入腦骨皮託毛著髑髏亦是竒毛異骨貴人相也出朝野僉載

徐勣

唐英公徐勣初卜葬繇曰朱雀和鳴子孫盛榮張景藏聞之私謂人曰所占者過也此所謂朱雀悲哀棺中見灰後孫敬業揚州反弟敬貞答欵曰敬業初生時於葬下掘得一龜云大貴之象英公令祕而不言果有大變之象則天怒斵英公棺焚其屍灰之應也出朝野僉載

韋安石

神龍中相地者僧泓師與韋安石善嘗語安石曰貧道近於鳳棲原見一地可二十餘畆有龍起伏形勢葬於此地者必累世為台座安石曰老夫有别業在城南待閒時陪師往請地所問其價幾何同遊林泉又是髙興安石妻聞謂曰公為天子大臣泓師道隂陽術數奈何一旦潛遊郊外又買墓地恐禍生不測矣安石懼乃止泓歎曰國夫人識達先見非貧道之所及公若要買地

不必躬親夫人曰欲得了義兼地不要買安石曰舍弟纔有中殤男未葬便與買此地泓曰如賢弟得此地即不得將相位止列卿已而纔竟買其地葬中殤男纔後為太常卿禮儀使卒官出戎幕閒談

源乾曜

泓師自東洛迴言於張說𣲖門道左有地甚善公試請假三兩日有百僚至者貧道於簾間視其相甚貴者付此地說如其言請假兩日朝士畢集泓云或已貴大福

不再或不稱此地反以為禍及監察御史源乾曜至泓
謂說曰此人貴與公等試名之方便授以此說名乾曜
與語源云乾曜大塋在缺門先人尚未啓祔今請告歸
洛赴先遠之期故来拜辭說具述泓言必同行尤佳源
辭以家貧不辦此言不敢煩師同行後泓復經缺門見
其地已為源氏墓矣廻謂說曰天贊源氏者合窪處本
高今則窪矣合高處本窪今則高矣其安墳及山門角
缺之所皆作者問其價乃賒買耳問其卜葬者村夫耳

問其術乃憑下俚斗書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源氏子大貴矣乾曜自京尹拜相為侍近二十年出戎幕閒談

楊知春

開元中忽相傳有殭人在地一千年因墓崩殭人復生不食五穀飲水吸風而已時人呼為地仙者或有呼為妄者或多知地下金玉積聚焉好行吴楚齊魯間有二賊乘殭人言乃結兇徒十輩於濠壽開發墓至盛唐縣界發一塚時呼為白茅冢發一丈其冢有四房閣東房

皆兵器弓矢鎗人之類卷倚南房皆繒綵中奩隔皆錦綺上有牌云周夷王所賜錦三百端下一隔皆金玉器物西房皆漆器其新如昨北房有玉棺中有玉女儼然如生綠髮稠直皓齒編貝穠纖修短合度若素畫焉衣紫帔繡韈珠履新香可愛以手循之體如暖焉玉棺之前有一銀罇酒兇徒競飲之甘芳如人間上罇之味各取其錦綵寶物玉女左手無名指有玉鐶賊爭脫之一賊楊知春者曰何必取此諸寶已不少久不可脫競以

刀斷其指指中出血如赤豆汁知春曰大不仁有物不能贖卒斷其指痛哉衆賊出冢以知春為詐共欲殺之一時舉刀皆不相識九人自相斫俱死知春獲存遂却送所掠物於冢中粗以土瘞之而去知春詣官自陳其狀官以軍人二十餘輩修復復尋討銘誌終不能得出博異志

唐堯臣

張師覽善卜冢弟子王景超傳其業開元中唐堯臣卒

於鄭州師驥使景超爲定葬地葬後唐氏六畜等皆能言駡云何物虫狗葬我著如此地家人惶懼遽移其墓怪遂絶出廣異記

陳思膺

陳思膺本名聿修福州龍平人也少居鄉里以博學爲志開元中有客求宿聿修竒其客厚待之明日將去乃曰吾識地理思有以報遥見此州上里地形貴不可言葬之必福昆嗣聿修欣然同詣其處視之客曰若葬此

可世世為郡守又指一處曰若用此可一世為都督韋修謝之居數載喪親遂以所指都督地葬之他日拜墓忽見其地生金筍甚衆遂採而歸再至金筍又生及服闋所獲多矣因攜入京以計行賂以所業繼之頗致聞達後有宗人名思僭者以前任誥牒與因易名干執政久之遂除桂州都督今壁記具列其名亦有子孫仕本郡者出桂林風土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八十九